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，  
就是关心自己，关心父  
母，关心父母的父母

# 金色池塘

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 
不了什么，真正的艺术在  
于战胜衰老。——歌德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397期 | 2022年9月19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:金晖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sherry@xmwb.com.cn

## 遗失的全家福

傅斌

电视连续剧《人世间》中的一张全家福照片勾起了我满满的心思。我也有过一张全家福。20世纪70年代的前期，我到江西插队。这一年年初，收到叔叔的来信，说奶奶摔了一跤，只能躺在床上，奶奶希望我能春节回来。叔叔还说，关在“牛棚”的父亲，被允许回家探亲，这样全家就能有一次难得的大团圆。我赶紧请了假，然后坐上了火车，风尘仆仆赶到了上海。这是我们全家好几年以来的第一次相聚。爸爸提议拍一张全家福。拍全家福，要到照相馆去，奶奶已经走不动了，怎么办？我说我去试试。到了照相馆，恰巧碰到小学同学，原来她被分配照相馆当学徒。同学了解情况后，答应用照相机给我们拍摄。

这一天，在石库门的门口，我们全家七口人，围着奶奶拍了集体照。过完了春节，我匆匆忙忙赶回江西。半个月以后，收到家里寄来的全家福照片，同时也收到了奶奶去世的噩耗。望着上海的方向，我拿着全家福，跪拜磕了三个头，因为我从小是奶奶带大的，不能给奶奶送终，成了我终生的遗憾。

后来，回到了上海。回到上海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将全家福放大，装在镜框里。以后，成家生子，生活一天一天好了起来，搬家也好几次，每次搬家，我都将全家福当宝贝一样带着。十年前是我人生最后一次搬家，我将镜框里照片取出放在报纸里，然后夹在一本厚厚的杂志里。等到搬家全部收拾停当，才发现全家福没了，随便怎么找都找不到。那段日子我像丢了魂似的，全家福里有我魂牵梦萦的亲人啊。以后，我对朋友、兄弟姐妹说，应该每年拍一张全家福，不要留下遗憾！

## 自行车话当年

化石

《人世间》第26集中，曲秀贞在去探望住院的马守常的路上，碰到了金月姬。金和曲有一段对话：金问为什么不坐车，以马守常现在的身份（前军事科学院的副院长）可以有这样的待遇。曲（高院退休副院长）回答，马退休了，她不愿意退休后再用公家的车。镜头推进，两人出行的工具都是自行车。

金和曲都是我党的高级干部，她们放弃小车接送，而用自行车作为出行工具，确实不易。自行车从第一集开始，就不断出现，秉昆和他的伙伴们骑自行车上班、聚会。按照现代人的眼光，秉昆他们骑的自行车早就应该进历史博物馆了，可是在那时，对于普通人家，自行车已经是大件了。随着剧情的进展，骑自行车的人多了起来，款式也有了变化，等到周家的第三代，孩子们读书也骑上了自行车，青年学子的朝气蓬勃和新潮的自行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这里还有一个细节，秉昆他们的车都有车灯，车灯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自行车夜行的“通行证”，那个时候很多地方没有路灯，没有路灯不能上路。车灯中比较高档的是“摩电灯”，比较简陋的是方形车灯，需要两个1号电池，将车灯插在龙头的前叉上即可。那时谁有辆自行车，如果是永久、凤凰、飞鸽等名牌车，就等于现在开奔驰、宝马，很拉风。

那时有辆自行车不是件容易的事，由于供不应求，上海的自行车是凭票供应，分发到单位是百人一张票，为了公平公正，采用摸彩方式。我朋友方兄，摸到票子后到处买糖请客，因为有了这辆车，带女朋友兜风方便了。不久，漂亮的女朋友成了他老婆，他说他的婚姻是自行车做的媒。

老  
少  
咸  
宜

《人世间》的口号是：“写尽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。”

剧中“光字片”棚户区，被称为“蓝蚂蚁”的服装，充满了时代感的自行车、电报、信件等一一呈现。该片导演李路说：“剧里的每一件道具，每一件衣服，都要讲故事，都要参与表演。”道具有了灵魂，人物才能丰满，才能引起观众共鸣！这些细节，不仅真实，而且能触发人们的回忆，让过来人真正体会到了时代发展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变化。



## 身边《人世间》剧情人物

《人世间》剧照

## “咸鱼”翻身

王克

《人世间》里的“光字片”是那个年代老百姓住房的真实拷贝。朴实平凡的老周用自己的双手，搭出了属于自己的蜗居。低矮的房檐，房顶上盖着压着砖块的油毛毡，能挤全家人的土炕、矮脚的炕桌、炕头的衣柜、屋里的水缸、暗淡的光线，下雨天屋角的水渍，周家的三个孩子就是在这个简陋而又温馨的“光字片”里长大。看到这些场景，内心就像被狠狠揪了一把似的感到难过。

当南方的改革风生水起，“光字片”依然固守着陈规陋习。周家长子秉义作为父母官，想方设法推动旧房改造，为的是造福一方，但不同观念的碰撞、各方利益的作祟使他心力交瘁，还遭到诬陷，蒙受不白之冤。直到大家欢天喜喜地搬入新房，看着宽敞的房间，明亮的光线，开阔的视野，才真正体会到改革开放给自己带来的红利。

我居住的杨浦区也有一个“光字片”，那就是作家程乃珊笔下的《穷街》。我初中同学“老巴子”的家就住那里。他全家五口人居住在八平方米的房子，成员和周家一样，父亲上班，母亲是“全职”太太。上有一哥一姐，房间挤到什么程度？两个人在房间里面转个身，都会屁股碰屁股。他母亲说，全家五个人就像五条咸鱼，翻不转身……

退休后和老巴子重新联系上了，在微信中问了一下他的目前状况。他说，老房子动迁，他分了一套八十多平方米的两室一厅朝南电梯房，哥哥姐姐们也都有了自己心仪的安乐窝。这一切，都得益于政府的旧房改造政策。他告诉我，九十多岁的老母亲挂在嘴上最多的一句话是：托党和政府的福，我们全都咸鱼翻身啦！

## 从“蓝蚂蚁”到时尚天使

李颖

《人世间》不仅是一部年代和亲情大戏，也是一部服装大戏。衣服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是很多平民家庭特别是多子女家庭的常态。冬日里周秉昆腿上那条花花绿绿的毛线裤，很明显是勤劳手巧的周母，用各色毛衣拆下来的旧毛线拼接织就的，那时，穿着暖和看着干净是对衣服唯一的诉求。周母的黑白小花衫、周父的灰色手织衫、曲书记的藏青色毛衫，色调暗沉款式保守，都是特定年代的民众服装代表色，简朴低调就是当时的服装主旋律。

20世纪70年代的老蓝布工装，不讲究线条不讲究个性，甚至可以抹杀性别差异，因为被国人普遍当作外套来穿，而被诧异的老外称之为“蓝蚂蚁”。但是，无论时代的车轮如何碾轧，爱美之心却从来没有被磨灭过。这个时代的女人，像朵朵含苞欲放的花儿，内心的浪漫虽然不敢在现实中张扬，但她们能自顾唯美，哪怕服装只能是黑白蓝绿灰，也要从方领圆领尖领手织毛线衣领中，用各种花样各种颜色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。

五十年来的服装变化，从家中缝纫机自制衣服到服装专卖店遍地开花，现代服装再也不仅仅是遮盖保暖的工具，它还起到了装饰身材、提升气质、彰显个性的效果。随着一个个服装新品发布会的展示，我国的面料款式从保守封闭到耀眼夺目，走上国际时尚舞台多有青春靓丽的中国姑娘。

衣食住行，衣服在生活需要里永远排名第一。如今，看服装秀的花样百出，看街上的一片姹紫嫣红，女人如花再也不是虚构的词句，“天天美丽”的心愿在改革开放后已然梦想成真。

## 即将消失的电报

敏珊

周家五口人分散在重庆、黑龙江、贵州和吉春市。这年，周家打算春节大团圆。要大团圆，说说容易，实行很难，春节假期只有3天，火车多为绿皮车，不像现在的高铁风驰电掣；其次，还有一个怎么联系的问题，那时没有手机，电话也很稀罕，人们联系的方式只能是通信，一封信往来要半个月是常态，等将这里的信息告诉另一方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最后只得拍电报。那时谁家有电报，是不得了的大事。

周家的电报是邮递员骑自行车送来的，而上海是用摩托车专送。摩托车一进弄堂，就听见邮递员叫：XX号，XX号，于是一群孩子拥了上去指路，到了门口，又是一阵XX号的XXX，电报！于是，全弄堂的人都知道XX家来了电报。20世纪70年代的电报大部分是接火车，或者告诉几号回来。那时电报收费很贵，每个字3.5分钱，后来涨到7分，再后来加急是所收钱款的一倍。也许有人会不屑一顾，3.5分？那太便宜了，要知道那时一个大饼才3分钱！为了省钱，如何拟稿，要反复斟酌，简略到不能再简略为止，比如“3接375王”，不知道的人雾里云里，翻译一下：3号接375次列车。375次是由西宁开往上海的火车，至于王是谁？事先也早有约定，几点到，家人早就知道，那个年代，家家都备有火车时刻表。

当我将电报的故事说给现在的年轻人听，当我说到凭电报可以到火车站（那时叫北站）买站台票接客，他们觉得是天方夜谭。

现在通讯高度发达，曾经永不消逝的电波将不再辉煌，那种接到电报的慌乱、紧张、幸福都不复存在，留下的唯有回忆。